

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

王星薄^{1*}

(^{1*}天津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 天津 300204)

摘要: 模糊限制语在语言交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交发言人演讲时, 为了增强语言的准确性和表达的灵活性, 常使用模糊限制语来表达态度立场。文章采用 Verschueren 顺应理论, 依据 E.F.Prince 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标准, 以 2008 年至 2024 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中日两国发言人演讲语篇作为语料, 系统对比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使用特征与差异, 并对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模糊限制语进行顺应性解释。

关键词: 模糊限制语; 外交演讲语篇; 顺应理论; 对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dg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Diplomatic Speeches

Wang Xingbo^{1*}

(^{1*}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chool of Japanese studies,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Hedges play a vital role in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In diplomatic speeches, spokespersons frequently use hedges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language and the flexibility of expression, thereby conveying their stance and attitude more effectively. This study adopts Verschueren's Adaptation Theory and follows E.F. Prince's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hedges. Taking as its corpus the speeches delivered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resentatives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Debate from 2008 to 2024, the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hedg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diplomatic discourse. Furthermore, it interprets the use of hed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Hedges; Diplomatic discourse; Adaptation theory; comparative study

引言

Lakoff 于 1972 年首次提出“hedge”(模糊限制语)这一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将事物变得模模糊糊的词语”(a word or phrase whose job is to make things fuzzier or less fuzzy)^[1], 同时他指出模糊限制语对于命题的模糊程度具有双向功能, 既可增强命题的模糊性, 也可减弱其模糊性。

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始于语义学, 逐步扩展至话语分析、语用学和语篇分析等诸多领域。目前, 大量研究聚焦于科技语篇、学术语篇和新闻语篇等领域, 而有关外交演讲语篇里的研究仍显不足。如 Ting, G.A.O.(2020)对中美外交演讲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了批判话语分析, 分析话语背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2], E Mansour (2021)总结了特朗普的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3], 姚艳昆 (2022)从元语用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外交发言人的发言^[4]。学界对外交语篇中的模糊限制语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语及英语语篇, 较少涉及日语语篇, 仅

有宋杰 (2020) ^[5]和牛青萍 (2021) ^[6]聚焦于中日外交发言人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的发言, 分别从关系管理的方向性、状况因素和礼貌策略视角探讨了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功能, 较少从顺应理论进行分析。

研究模糊限制语在外交演讲语篇中的使用, 对于理解外交语言的策略、提升外交演讲的交际效果以及推动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 本文拟依据 E.F.Prince 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标准, 选取 2008 年至 2024 年间中日两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演讲文本为语料, 构建双边语料库, 系统对比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使用特征与差异, 并对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模糊限制语进行顺应性解释。

1.理论基础

1.1.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在诸多分类框架中, Prince 等 (1982) 从语用功能角度提出的分类模型较为清晰, 且在相关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 图示如下。该分类模型将模糊限制语划分为两大类: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Approximators) 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Shields)。前者可以根据话题的真实程度和所涉范围对话题内容进行修正, 包括程度变动语 (Adaptors) 和范围变动语 (Rounders)。后者则不作用于命题真值, 而是从语用层面传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语气, 包括直接缓和语 (Plausibility shields)、间接缓和语 (Attribution shields) ^[7]。

本研究将采用 Lakoff 对模糊限制语的基本界定, 基于 E.F.Prince (1982) 提出的分类框架, 同时结合何自然 (1985) ^[8]、李凝 (2018) ^[9]等国内学者的相关成果, 在充分考虑中日两国语言的表达特点的基础上, 界定本研究中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标准。



图 1 Prince (1982) 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基准

1.2.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 (Adaptation Theory) 是 Verschueren 所提出的一种语用综观论, 旨在从宏观角度来理解和观察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该理论认为, 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 可从语境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以及意识凸显四个维度理解^[10]。

在语境关系方面, Verschueren 将其细分为两类: 一是交际语境, 包括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与社会世界; 二是语言语境, 又称语言信息通道。所谓语境关系顺应, 指的是语言在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选择与具体的交际语境相顺^[11]。换言之, 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选择将不断受到这三个世界的影响。鉴于此, 本文将基于语言顺应理论, 探明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差异, 进一步分析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原因。

2.研究设计

2.1.研究问题

基于文献综述与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考察以下问题:

- 1.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使用情况存在哪些异同?
- 2.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存在异同的原因是什么?

2.2.语料选择

为探讨以上问题, 本研究选取中日两国发言人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发表的演讲

为语料, 自主构建了两个小型平行语料库, 所选取语料皆来自中日两国政府及外交官方网站。此外, 为控制变量、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客观性, 本研究选取了 2008 年至 2024 年间中日双方各 17 篇演讲文本。统计显示, 中文语料库总库容为 56939 字, 日文语料库总库容为 77288 字。

2.3.研究步骤

本研究主要借助 Word 文档和 Maxqda 2022 量化与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开展文本处理与分析工作。在语料的预处理阶段, 将经过整理和修正后的语料导入 Maxqda 软件中, 分别构建了中日外交演讲语料库, 并对语料库进行校对和整理。

在模糊限制语的识别与分类阶段, 本研究结合文本的具体语境, 通过人工手动标注对中日语料库中的模糊限制语进行了逐一识别与标注, 并依据预设的分类标准对模糊限制语进行系统分类与标记。最后, 对标注结果进行量化统计, 并结合典型的语料实例, 对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与阐释。

3.结果与讨论

3.1.模糊限制语总体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鉴于中日语料库在总字数上存在一定差异, 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 本文将中日语料中各类模糊限制语的出现频次, 分别以“绝对数”(即实际出现次数)与“相对数”(即每万字中出现的次数)两种方式呈现。其中, 相对数系将每类模糊限制语的出现次数除以对应语料库的总字数, 并乘以 10,000 所得。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各类模糊限制语总体使用情况

分类		程度 变动	范围 变动	小计	直接 缓和	间接 缓和	小计	小计
中文语 料库	绝对数	159	334	493	97	26	123	616
	相对数	28	59	87	17	5	22	109
日文语 料库	绝对数	85	215	300	154	12	166	466
	相对数	11	28	39	20	2	22	61

注: 绝对数指模糊限制语的实际出现次数, 单位为“次”; 相对数指每万字中出现的次数, 单位为“次/万字”。

两语料库的对比显示, 中文语料库总库容为 56939 字, 模糊限制语使用总次数为 616 次, 相对频次为 109 次/万字; 日文语料库总库容为 77288 字, 模糊限制语使用总次数为 466 次, 相对频次为 61 次/万字, 前者远高于后者。

3.2.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使用情况对比分析

中日两国的外交演讲语篇中存在相同点。从整体趋势来看,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普遍高于缓和型模糊限制语。这一现象表明, 在外交话语中, 中日双方通常采用能够表达范围变化或程度高低的模糊限制语, 能有效增强语篇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与间接缓和语相比, 中日外交语篇中直接缓和语的使用更为频繁, 出现频率分别达到 17/万字和 20/万字。

中日两国外交演讲语篇在具体使用上也存在不同点。首先, 中文语料库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为 109/万字, 显著高于日文语料库的 61/万字。中文语料库在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的具体使用中, 无论是程度变动语还是范围变动语, 其使用比例均高于日文语料库。然而, 在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中, 日文语料库中直接缓和语的使用频率略高于中文语料库, 或可体现日语外交表达中更注重委婉性与态度标记的特点。

3.3.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使用存在异同的原因

语言对语境的顺应是说话者根据语境的要求, 通过选择和调整语言形式, 最终实现说话

者交际意图的过程^[12]。本文将以顺应理论为指导并结合中日语料库中的具体例句, 深入分析中日模糊限制语使用异同的语用动因与文化策略, 以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交际风格及话语机制差异。

3.3.1. 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相同的原因

根据前述统计结果, 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均广泛运用了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这体现了发言人对“物理世界”这一语境层面的顺应。物理世界主要涉及时间与空间指示关系, 发言人会根据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语言表达, 以更准确地反映现实环境和交际情境。通过灵活运用模糊限制语, 发言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时空条件, 促进信息传递的顺畅和交际目标的实现。例如:

例1 我们要着力抓好这两个规划纲要的实施, 争取在2020年左右, 基本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例2 これまでもしばしば安全保障理事会の機能不全が指摘されてきました。私たちは、もう30年近くにも亘り、この問題について議論を重ねてきました。

时间往往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的特征, 而中日发言人分别使用“左右”、“近く”等范围变动语巧妙地对相关时间信息进行了限定, 将精确的时间模糊化、概念化, 避免提供不准确的时间信息, 也避免分散听众的注意力, 从而实现交际目的, 这是顺应物理世界中时间因素的体现。

例3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也带来了需要认真对待的新威胁新挑战。

例4 国連の存在によって大きく裨益してきた我が国は、これまで以上に、国連が掲げる理念の実現に向け、力を尽くしていきます。

例3、例4中分别使用了程度变动语“极大”和“大きく”来限定相关动词, 在一定程度上使相关表达更精准, 避免了过于笼统地表述, 有效缩小了与真实情况之间的抽象距离, 而这种“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可被看作抽象的空间关系, 可以说这体现了发言人对于物理世界中空间概念的顺应。

3.3.2. 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使用不同的原因

由上述数据可知, 中日语料库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呈现出显著差异。模糊语言的产生并非偶然, 而是较强的意识程度下, 说话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对语言形式、语言内容、语言策略等各方面作出选择的结果。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心理状态导致其社交语境和心理语境存在显著差异, 进而影响了两国发言人在外交演讲中的语言选择。

例5 应对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希望今年底如期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 各国携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例6 私は、力ではなく、自由で開かれた国際秩序こそが、その根底にあるべきと確信しています。

社交语境是指社交场合、社交环境对交际者的言语行为所规范的原则和准则^[13], 语言使用者需根据不同的社交场合、交际对象及互动目的, 灵活调整语言表达。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有明显不同, 这可能是由于两国人民存在社会文化差异引起的。

中文例句中, 使用直接缓和语“希望”表明了中方的态度, 即希望发达国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注重和谐与谦逊的特点。且该模糊限制语可以适当缓和语气与态度, 在表达观点的同时增强感召力, 进而顺应社交世界。日文例句中“と確信している”加强了肯定语气, 但语气相对温和, 更好地顺应了外交场合的社交语境。

此外, 在直接缓和语的使用中, 除了省略主体的情况外, 主体明确时使用复数主体来传达信息或立场是较为常见的。例如, 中文语料库中会较多使用“中方”、“我们”等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这一语言选择的背后, 体现出中国社会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特征, 不仅有助于淡化个人色彩、强化群体责任与国家整体意志的表达, 还能够国际交往中展示国家的凝聚力与责任感。

例7 国际秩序需要法治规则, 为所欲为恐将天下大乱。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属于全世界, 其成果不能由个别国家垄断, 更不能阻碍其他国家自主创新的努力。

除了物理世界及社会世界的因素,心理世界也会影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具体包括发言人及听众各自的个性、情绪、意图和愿望等。例如上述例句中“个别”属于范围变动语,这种表述避免因明确指认而引发不必要的误解或争议,使得句子在表达观点时更具普遍性和客观性。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语言使用区别于非政治领域的话语,发言人正是通过模糊限制语使得表述在情感层面更加中性,进而达成了回避言语责任,达成自我保护等心理世界的顺应^[14]。该语言现象也跟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密切相关,在这种文化环境下,语言表达往往趋向含蓄、间接,重视维护交流双方的“面子”与关系和谐,避免直白、冲突性的言辞。由此可知,模糊限制语不仅有助于维护外交关系的和谐,更有利于构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4. 结语

本文依据 E.F.Prince 对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标准,以 Verschueren 顺应理论为框架,并将 2008 年至 2024 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作为语料,考察了中日外交演讲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异同及原因。研究表明:在中日外交演讲语篇中,双方均大量使用模糊限制语。然而,中文语料库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日文语料库。具体来看,中文语料库中程度变动语和范围变动语的使用比例均高于日文语料库。相较之下,日文语料库中的直接缓和语的使用频率略高于中文语料库。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是语言选择与顺应的结果,其在中日外交演讲中的使用差异反映了两国在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中的不同顺应。

未来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如进一步拓展语料范围,深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特点;或结合更多语言学理论,细化模糊限制语的分类标准,从而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Papers, 1972(8): 183-228.
- [2] GAO T.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Hedge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pokespersons' Remarks at Press Conference[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20, 10(7): 584-590.
- [3] Mansour E, Alghazo S M. Hedging in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case of Trump' s speeches[J]. Jordan Journal of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2021, 13(3): 375-399.
- [4] 姚艳昆. 元语用视角下外交话语中的模糊限制语研究[D]. 沈阳师范大学, 2022.
- [5] Yao Yankun. A Study on Hedges in Diplomatic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apragmatics[D].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
- [6] 宋杰. 中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D].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20.
- [7] Song Ji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dges in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s of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and Japan [D].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0.
- [8] 牛青萍. 中日外交部记者见面会中模糊限制语使用的对照研究[D].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1.
- [9] Niu Qingping. A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Use of Hedges in Press Conferences of the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of China and Japan [D].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21.
- [10] Prince E F, Frader J, Bosk C. On the Hedging in Physician-Physician Discourse[C] // Di Pietro R J, ed. Linguistics and the Professions. New Jersey: Ablex, 1982: 83-97.
- [11] 何自然. 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 1985, (5): 29-33.
- [12] He Ziran. Hedges and Verbal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985, (5): 29-33.
- [13] 李凝. 从使用前提看日语模糊限制语的回避责任功能[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8, (1): 57-66.
- [14] Li N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 of Evading Responsibility of Japanese Hedges by Analyzing the Prerequisites in Conversational Communication [J]. Journal of Japanese Language Study and Research, 2018, (1): 57-66.